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杞音起
睽驅員切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

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

桮音杯棬丘圓反○性者人生所稟之天

桮音舉
厄音支
匣音移
捺上聲

理也杞柳桮棬屈木所為若厄匣之屬
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
荀子性惡之說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

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

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

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

濬音管
近去聲

搏音博

顙蘇朗切
桑上聲

夫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
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子
之言而為仁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
義之禍也

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

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他端反
湍波流

濬同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孟子曰水信
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

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

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
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

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

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

猶是也

夫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
穎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

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
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

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
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告子曰生

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
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

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
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孟子曰生之謂

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

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與平聲下

差參差之
別必列切

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
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

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

之性猶人之性與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大

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

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

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

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

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

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

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

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

上聲
下去聲

總與謬同

結音雲

外音喘

錯七各切

蝨尺允切

粹音隧

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告子曰食色性也

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

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卽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

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

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

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

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

義乎

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

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同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

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

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

義在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

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耆與嗜同夫音

扶○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

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孟季子問

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

之言而未達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

故私論之

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

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

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長上聲○伯長

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

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

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

孟子
曰敬弟子曰惡在
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

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

在鄉人

惡平聲○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

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

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在外非由

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

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

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爲堯舜矣

○公

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

夏去聲

覆入聲

性也之意近世蘇氏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

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

好暴好去聲○此卽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

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

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

比干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

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聲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

也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

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

鑠式灼切
音燦

蕤音麗

知矣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夫音扶○才猶材質人之能也

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

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

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

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

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

或相倍蕤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惡去聲舍

上聲蕤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

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
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
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
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
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詩曰天生蒸民有
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詩曰天生蒸民有
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

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

好是懿德

好去聲○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眾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

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

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

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

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

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

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即有清

善去聲

拯上聲

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

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

藉藉夜切

辭音謀坊

本作辭今

謹遵

字典作辭

種上聲

淳音字

碗音敲

覆去聲

瘠音籍

履音句

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今夫粦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

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

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

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粦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

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故龍子

曰不知足而為履我知其不為蕘也履之相

似天下之足同也蕘音匱○蕘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履雖

中去聲

未必適中然必似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

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

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

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

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耆與嗜同下同○易牙古之知味者

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

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

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

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姣古

姣音狡

象音宦

處上聲

美人也姣好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
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
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
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然猶可也
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
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孟子
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
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
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
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
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

藥音杲

長上聲
開斷之開
去聲
芽音衙

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

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

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

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藥五割反
○牛山齊

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

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眾故失其

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

嘗開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

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

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

害之是以至於光

潔而無草木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

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